孙中山与“革命圣人”张静江

◆ 郁乃尧

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出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镇上一富裕商人家庭,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祖父张颂贤、父亲张宝善从事丝绸、食盐等商品经营,是江南知名富商;母亲庞氏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1898年张静江21岁时,父亲张宝善用白银十万两给张静江捐了个二品候补道。后张静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曾代理浙江省主席,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故居显示显赫身份

张静江故居建于1898年,是典型的江南豪宅。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南通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为同治、光绪二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其中,故居中不少珍贵文物处处显示出他与孙中山不寻常的友谊。这里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好友陈洁如的许多生活照;还有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和张家账本、寿礼簿、全福贴等。边厅的两边墙上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中间有一张琴桌。正厅还有一张桌子系明代家具,现存之物系紫檀木所做。另有红木太子床主要是供午休、喝茶用的。

结缘中山先生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随孙宝琦从天津经上海乘安南号邮轮赴法任一等参赞。当张静江到巴黎上任后不久,便看到法国市场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珠宝等商品非常畅销。张静江敏锐地意识到,巴黎是个国货大市场。但令人遗憾的是巴黎市场上的国货都是由日商垄断销售的。次年他便弃官从商,与助手周菊人在巴黎创办了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绸缎、茶叶、瓷器、珠宝、书画等,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25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由于经营有方,张静江赚了不少钱。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在这艘海轮上巧遇张静江。张静江以前曾在报纸上读过孙中山的文章,见面后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劝他参加革命,张静江当即表示愿意。交谈中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后,便说:“久闻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先生的反清光复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孙中山当即表示感谢。邮轮抵达法国马赛后,张静江告诉孙中山自己在法国的地址,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张静江还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他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结果,黄兴如数领取。自此,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

呕心沥血创办交易所

1917年是个多事之秋,变乱纷起。9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于是,中国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孙中山的军政府正式成立后,准备建立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张静江受孙中山之托,会议一结束,便赶回上海,积极筹集资金。然而,当时的情势令他一筹莫展。据廖仲恺报告,当时已向海外筹措三百万之多,还有国内之筹措尚未统计,这些巨额筹措款都是以张静江的名义和家产担保的,如今再向国内外友人筹资借款已十分艰难。但如果没有大量经费援资南方,孙中山建立自己的军队,也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张静江为此心事重重。筹资借款几至山穷水尽,而自己在海外的经营,因欧战的持续不断,也生机渺茫。无奈之中,张静江想出了一个绝招:开办证券交易所,利用证券市场的买空卖空,敛财集资。于是,他联络四明银行的创办者上海大亨虞洽卿,共同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19年年底开张试营业。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4日正式开业,因有大亨的参与,社会信任度甚高,门庭若市,股票行情不断上涨。张静江将股份收入的一部分,约每月1至2万元及时划拨给广州军政府。张静江的二女婿周君梅曾讲过一个故事: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急需钱来购买军火。张家人中独自继承了一半财产的张石铭最有钱,但他已经捐了多次,不想再捐。一天,张静江又来索要,张石铭当场拒绝,叔侄二人大吵起来。最后,张静江不耐烦了,拔出手枪,命令张石铭立即答应。张石铭只好同意。

“丹心侠骨”,倾心革命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地的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后来,由于严峻的财政形势,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时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付出之巨,也可看出其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还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二兄”“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遍寻良医,痛别“国父”

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入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2时,张静江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面对病入膏肓的孙中山忧心如焚。于是,他在京城里开始遍寻良医。从2月2日探视孙中山的当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孙中山的病情变化情况,天天企盼着其病情出现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接着,按孙中山的意愿,由张静江首先签名,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人,共计12人签名做证。

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痛欲绝。张静江眼见孙中山与世长辞后仍睁双目不闭。按传统说法,这是孙中山还有悬心之事。于是,他抹了抹脸上悲痛的泪水哽咽着说道:“先生放心上路吧,你的主义,你的事业,我等同人将誓死捍卫,发扬光大,必让和平、奋斗、救中国得以实现。”3月15日,孙中山遗体大殓,张静江亲视含殓,护棺木,顿足号哭,泪如雨下。当晚,他回到旅店在日记中写道:“先生的肉体虽与我们长别了,然先生之精神,先生之主义,势必永远留在人们心目中活现;先生之事业,势必永远留在世界上灿烂。”

摘自2013年第5期《名人传记》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 捷

2.“丫头”是邓丽君满月前的诨名儿

邓枢得到喜讯不久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来,连声说:“女儿好!女儿好!”抱在怀里端详半天,喜形于色。天没大亮,左邻右舍的妈妈们早已围过来看邓家的女儿,两位邻家妈妈在一旁压低了声音争执着,其中一位一直磨到过了中午还不肯回家。

原来,当时的台湾眷村生活相当清苦,邓妈妈怀孕时曾对邻人说,三个儿子都快养不起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就送给这位结婚多年膝下犹虚的邻家妈妈,姊妹俩早就私下口头约定,这位妈妈想要抱走赵素桂这胎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一早又看到刚出生的女娃儿这么可爱,说什么也不愿走,抱持着一丝丝希望,巴望着邓家太太记得曾经允诺过的话,把婴儿送给她。但是,怎么可能呢?

怀胎十月的辛苦,抱在手中的满足,日子再穷、再苦也要咬牙撑下去,何况是盼了许久的女儿,无论如何也舍不得送人。邓妈妈一时为难,不禁放声大哭,哭得想要来抱小孩的邻家妈妈六神无主,口头承诺是相知好姊妹的悄悄话,眼见邓妈妈的又疼又喜,谁也不忍心“硬要”,只好奉上了本来是用来“换孩子”的老母鸡、鸡蛋、面线等礼物,黯然回去。

邓妈妈还记得在坐月子期间,军营中的邓爸不能常回家,才不过十岁的大哥就得负责清洗尿布,每天晚上把功课做完,就得抱着一盆尿布到水井边,打起冰冷的井水,把泡过水的尿布一条条拖在洗衣板上,闭着眼睛猛搓一阵,也不管洗干净没有,就往竹竿上随便披一披,尿布上连便迹都还在,害得小丫头得了尿布疹。邓妈妈只好在月子里起身,指点大哥怎样才能把尿布洗干净,她欣慰地称赞大儿子真听话,教了一两次就懂了,从此以后,小娃儿才免去了红屁股的折磨。

邓妈妈欣慰的是女儿涓滴不忘的孝心。日后,邓丽君才刚有了一点钱,第一件事就是想到把家中全部改为电气化,特别是洗衣机,虽然家中的孩子都长大了,再也没有尿布要洗,但是她心疼妈妈在月子里碰冰冷的井水影响到日后造成的指关节酸痛,她不止一次向妈妈提过,很感谢妈妈和哥哥为她冬天打冰冷的井水洗换尿布的辛劳,这不过是她人生中最初的几个月,可是,这一辈子她都从没有忘记过家人对她的爱。

“丫头”是邓丽君满月前的诨名儿,在中国人的习俗里,诨名儿叫得越通俗、越平凡,孩子会越好养,而邓爸、邓妈却觉得老是叫“丫头”,对这个漂漂亮亮的小女儿实在不够雅,邓爸特地请来了部队里最有学问的一位杨姓长官,为她起个漂亮的学名,在他的一番用心斟酌之下,为她命名“丽筠”,丽有清丽、秀美的意涵,而筠则是竹的青皮,泛称为竹的代表,期望她长大之后志向高洁、虚怀若谷,节节高升,并且能出人头地。

可喜的是这位杨长官的眼光果然准确,日后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真的都在她身上看到了这些特质,一点儿也不负这“筠”字的美意。也许是“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惯性使然,当时,一般人都把筠字发“君”字音,丽君、丽君的就这么被叫惯了,就连邓妈妈都喊她“丽君”,人人叫得如此顺口,之后,邓丽筠开始唱歌需要一个艺名的时候,就直接把“邓丽君”当做艺名,仿佛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

邓丽君四个月大时,邓爸又调往台东县池上乡。天才蒙蒙亮,全家便坐上敞篷的大货车,经过一整天的摇晃车程,举家迁移。邓妈妈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联想,也许老天是注定邓丽君要一生奔波的,从在襁褓中睡在妈妈怀里就四处颠簸,而乖巧的婴儿仿佛知道体恤妈妈,一路上都不吵不闹,对一个毫不解事的新生儿而言,真的非常难得。

乡间的人情味浓厚,池上乡的纯朴与宁静似乎更适合她,涵养了她明朗舒坦而心胸开阔的个性。童年的邓丽君备受宠爱而且人缘奇佳,从襁褓中就显而易见,讨人喜爱的娃娃成了邓爸同事们的开心果,叔叔、伯伯们有事没事就往邓家跑,甚至有时候还为了抢着抱她而争得面红耳赤。邓丽君不怕生的好性情也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养成,叔叔、伯伯、阿姨、婶婶的,叫得人心好甜,而她也特别懂得察言观色,贴心而不娇纵,“真的是个天使”。

星星湾

简平

27.天上是不是全都是星星

可现在既不是路小薇,也不是妮妮,而是安叔的女儿妹妹,他曾想象过她是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笑起来脸上会有酒窝的女孩子,再说,他得帮上安叔的忙,所以,波亚对自己说,一个结巴都不能有!

“你好!你是妹妹吗?”波亚朝着话筒大声地问道。“是啊,你是谁啊?”妹妹也问道。

波亚告诉妹妹,他叫波亚,跟她同年,也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是在长途汽车站遇到安叔的,现在他们在鱼叫的地方,等着前去星星湾。星星湾是他在梦里梦到的地方,他想去那里看看,因为这是他想象中的世界上最最美丽的地方。

妹妹听着,没有说话。波亚问妹妹:“你们那里到了晚上,天上是不是全都是星星?”妹妹说:“是啊。你们那里没有吗?”波亚说:“我们那里都是高楼大厦,连天空都看不大到,只有几颗很暗很暗的星星。”妹妹好奇地问:“星星怎么会很暗很暗呢?”波亚说:“因为城里的灯光太亮了。对了,你们班里最近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挤在一边的安叔着急了,他朝波亚连连摆手,一个劲地催促说:“说正事!说正事!”

妹妹显然对波亚的提问感兴趣,她说:“那你们班有吗?你先告诉我!”波亚想了一下,说:“上周在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训话:说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话音刚落,底下就飞上去几十本字典,大家齐声喊:‘老师,我的字典借给你!’”安叔在一边“扑哧”一声破涕为笑。电话那头的妹妹也笑了,她说:“上次考完试,我们班的小雷跟他妈妈说,他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学生。他妈妈说,你怎么这样自信呢?小雷告诉她,我们班主任老师说了,他一个人拖了整个班的后腿。”

安叔又朝波亚连连摆手,还是一个劲地催促说:“说正事!说正事!”波亚对安叔做了个鬼脸。波亚告诉妹妹说:“我为你画了一张像,我和安叔想亲手送给你。”妹妹问道:“你把我画成啥样啦?”波亚说:“脸上有两个小酒窝,那是安叔跟我说的。妹妹,安叔可想你了,这一路上他给我说的全是你,他身体非常不好,他很想早点见到你,我也要早点回去上课,所以,我们想明天一早就去看你,好吗?答应我!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请求的哦!”

电话那头一阵静默,之后妹妹问道:“其实,我一直很害怕很害怕,害怕得不敢抬起头来,你能让我从此不害怕了吗?”波亚想了想,说:“我能让你不害怕,因为我真心地把你当成除了扣子之外我最好最好的朋友。”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静默。安叔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个木头人。

波亚紧紧握着电话话筒,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好吧,我答应你了,我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拒绝的呀!”电话里传来妹妹平静而有些调皮的声音。“谢谢,谢谢你……”波亚鼻子一酸,哭了。安叔已经明白了什么,他一把抱住了波亚,也连连说着“谢谢!谢谢!”

安叔想起什么来,他给波亚擦了擦眼睛,说:“你赶紧跟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吧,让他们放下心来。然后,你就去长途车站买票。”波亚想,是啊,现在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了。波亚给家里拨了电话,没有想到的是,除了爸爸妈妈,连班主任老师、班长路小薇、同桌妮妮,甚至扣子都在。是爸爸接听的电话,只听见他大叫一声“波亚”,然后传来一片欢呼声。

“你现在哪里啊?”爸爸急急地问。“我在鱼叫呢。”波亚告诉爸爸。“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们现在就开车去接你回来!”爸爸大声说道。“不!爸爸,请你和大家尊重我一次,我现在很好,很开心,也很快乐,我不要你们现在就赶过来,也请你们撤销报警。如果你们答应了我,那我就会告诉你们一个地方,我们明天一起在那个地方会合。不然……”还没等波亚说完,爸爸就大声地说道:“我们都尊重你,不会责怪你什么的!那我们就说好明天一起会合吧!”波亚高兴地说:“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哦,我和一位叔叔明天早上五点半出发,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星星湾,天上星星的‘星星’,海湾的‘湾’……”

这时,安叔一下冲过来,说:“不是星星湾,是辛新洼,辛苦的‘辛’,新旧的‘新’,田洼地的‘洼’!”“什么?不是星星湾?是辛新洼?”

波亚立时瞪大了眼睛。